

臺灣使槎錄(二)筆

臺 灣 隨 筆



BWTS 21/1801

瑩海隨筆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臺灣隨筆

清 雲開徐懷祖燕公著

乙亥之春，余再至閩漳，竊思廿載萍蹤，若燕、齊、秦、晉、魏、趙、吳、越、楚、粵、滇、黔之閒，所遊歷者多矣。詎意復有臺灣之行，然觀海亦吾素志，慨然往焉。凡自漳入海者，皆于石碼登舟，由海澄以達廈門、金門，而後出大海。廈門距海澄三十餘里，迤南則爲金門，皆海之歧流，所經閩南藩維之最衝者也。

禹貢所載，自衡岳以南，疏瀹無聞，蓋以滇、蜀之界，如黑水南流，滇水西流，皆非中原海道。閩、越之閒，率多負山面海，其水自能歸墟也。

凡郡邑之濱海者，皆裨海也，各有重山疊嶂衛其外，卽瓊崖、崇明、定海之地，亦尙在裨海中。若安南則陸路可達，惟臺灣一郡孤峙大海。

臺灣于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

臺灣山甚高，亦多平原可耕藝，周圍五十里，自有土番居之，多巢棲而不火食者，無所求于中國。明天啓時，漢人顏思齊誘日本國人屯其地，鄭芝龍附之，未幾荷蘭人由洋中來，假地日本，久而不歸，遂築城而有之。本朝順治十八年，鄭芝龍之子成功，京口敗，歸廈門，欲取臺灣，東鹿耳門水漲，遂艤舟以臺，荷蘭戰

不勝拒守久之。乃棄城去。成功始以夜郎自待矣。傳其子經孫克塽。外通諸番。內擾濱海。今上康熙十八年。始命將征之。一戰而克澎湖。師臺灣。而克墾降。兵不血刃。遂定其地。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千里。置郡一縣。三郡治之外。則番人居之。仍其舊俗。

海濱弛禁以後。人置漁舟。家有商舶。惟商舶可以航海。凡使節往來。咸藉之。

海艘上平而下銳。期于足禦風濤。凡百工械具。以及日用糧糈。靡不畢備。而尤急于儲水。偶有被風沙嶼之上者。或至不能粒食。而蚶、蛤、蠃、蚌。猶堪鼓腹。惟水則必不可得也。

自海澄登舟。遂行至廈門。尚在支流中。然已震蕩不寧矣。遙望遠嶼。白浪出其上。又見他舟。似鳧鷖入水。復出。腸胃之間。爲之溢湧。海中率多積沙。舟不可近。時以長竿測之。而後行。其緣檣者。覩雲氣。望遠近也。緣帆而上。捷于猿猴。亦或兩人偕登。至于檣末。竝坐談笑自若。即在大海中亦然。

廈門築城于山。嚴兵戍之。其地連縣數百里。然皆山嶂也。海外迤東屬國。皆貿易于此。偶見有紅毛番船至。其廣大倍于閩舟。而製造精巧。尤不能及。聞彼一舟之費。以鉅萬計。其人能入水而行。

舟艤廈門。適遇石尤。遲回十許日。始得西北風而行。第觀其發碇掛帆。亦艱辛之甚。可以木爲之。長丈餘。末有兩齒。如鹿角。繫以長絙。而遠布之泥淖中。船即止。廈門稍南。有團山。在中流。逾此即大洋。故舟人呼爲海門云。

大海之中。波濤洶湧之狀。筆不能盡。惟是四顧無山。水與天際。仰觀重霄。飛翔絕影。蓋鳥亦不能渡海也。

以此知爰居海島故非常見。若帆檣之側禽鳥翔鳴則必有島嶼在望矣。舟在大洋中風利卽長往風不利亦可復還。所泊處或風勢甚惡舟不得迴則惟有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耳。

海上風信甚者曰颶尤甚者曰颶可以計日候之或前或後大約不爽。若天邊雲氣如破帆卽颶颶將至斷電者斷虹也亦風至之徵。蘇黨颶風賦所謂斷電飲海者指此。

海中風利舟行迅決若風恬浪靜則靡靡中流所謂淘船無風不能動者如是。日星河漢俯仰爛然風景殊不惡但苦無繫舟地耳。

茫茫海道舟人固不識也。惟東西南北則以羅經視之其所往之地非山不可辨。若宵晝行而不見山亦莫測其遠近。故有瞻星察氣綠樟遠望辨水之色及視泥沙之臭味者。一遇島嶼可以泊舟則尤兢兢焉。蓋海嶼雖卑而水中尙多巖巒又有積沙如隄阜皆能敗舟且山上迴飆亦能噓噓其舟而膠之及已泊之後猶恐潮汐往來及狀風猝至故澳中有必不可藏舟之處。

島嶼在澎湖甘吉洋在澎湖之東雞籠山在臺灣北鹿耳門在臺灣西皆險要也。

臺郡番民種類甚繁莫詳所自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蓋出于茲山而育種至今臺地物產無異中原略載其異者波羅蜜自荷蘭移種大如斗甘如蜜香樣大如雞子味甘色黃其根在核然不能如荔走長安也。照殿紅樹甚高花如巨觥色紅無二樹蘭如珠蘭然亦喬柯修幹竹多叢生節疏葉長至冬則其葉盡落及春復生頗似江柳象齒有實可食林茶亦內地所無惟鱗介之族其形殊異

者不可殫述。

余之初至廈門也。舟人以爲有風候。遂登陸假寓。已而大風雨者三日夜。舟藏曲島。幸而得免。然聞臺澎之間。頗有漂溺矣。迨風霽。夜發。甫出海門。行及三鼓。風稍厲。或有懼色。遽命回舟。昏黑中捩舵而西。幾至不測。旣明。始達于金門之山後。荒嶼無居人。僅可避風耳。舟泊中流。不得登岸。抱膝而坐者累日。及晴。霧無風。乃復掛帆。則汎汎悠悠。舟亦不動。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搖櫓爲力也。越三日而至澎湖。其嶼甚卑。方數十里。室廬亦少。置軍守之。自廈門至此。始可泊。因幸其無風。遂不繫舟而行。又越二日而至臺灣。臺灣距廈門不知若干里。而舟人稱海程。則以更爲計。云自廈至臺。爲十一更。自臺至松江之上洋。爲五十六更。然問其所謂更者。莫解其義也。余在臺灣一載。乃復從海道歸。旣登舟。止于鹿耳門。十日。鹿耳門爲臺灣門戶。其水中沙石蟻蟻環濬。出入危險。舟行畏之。旣而啓行。南風甚勁。海師以指南針指子癸之次。凡三日三夜。乃日觀風濤之壯。然已逾金、厦、漳、泉。而徑達于興化之港矣。自閩之興化。歷福州、福寧、入浙之溫、台、寧、三郡。以達于崇明、上海。凡五日五夜而至。皆行于海濱之歧流中。雖有最深廣處。而非大洋也。